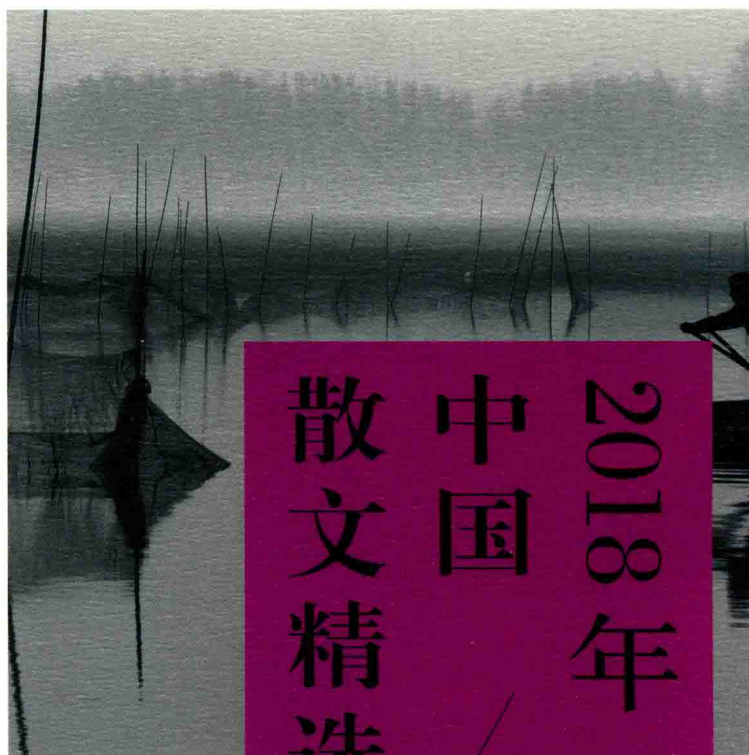


San Wen Jing Xuan

散文

2018 中国年选系列



# 2018年 中国 散文精选

中国作协  
创研部  
/ 选编



贰 零 壹 捌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18年 中国 散文精选



贰 零 壹 捌

中国作协  
创研部  
/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中国散文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1  
(2018中国年选系列)  
ISBN 978-7-5702-0610-0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069号

责任编辑: 李艳 雷蕾

责任校对: 陈琪

装帧设计: 壹诺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图: 25幅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19千字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和随笔选六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

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 目 录

## 月满西楼

|                             |     |
|-----------------------------|-----|
| 哲学与牛肉面/南 帆                  | 003 |
| 郑康成行酒/李国文                   | 008 |
| 影响我最大的十位作家/刘心武              | 011 |
| 碑林 碑林/白阿莹                   | 021 |
| 柠檬,《柠檬树》/张燕玲                | 027 |
| 从海底打捞出的铜官窑/肖克凡              | 030 |
| 大敦煌/徐 可                     | 033 |
| 岳麓的雨/石一宁                    | 040 |
| 光影记/陈蔚文                     | 046 |
| 由诗到歌的“草帽”/史小溪               | 053 |
| 良知,导航生命的灯塔<br>——司各特与苏格兰/李 舫 | 056 |
| “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王 晖   | 062 |

## 历历在目

|                   |     |
|-------------------|-----|
| 青青延中草/刘成章         | 067 |
| 从一篇稿子说起/刘庆邦       | 072 |
| 从无知开始/谢大光         | 076 |
| 那一片清风薄雾里有痛更有爱/古 耜 | 082 |
| 外交部街深处（节选）/韩小蕙    | 089 |
| 捉肥记/徐 风           | 098 |
| 弋阳子弟遍天下/凌 翼       | 102 |
| 一篇散文催生济南博物馆/逢金一   | 106 |
| 温暖的力量/李 皓         | 110 |
| 桃之天天（外一篇）/格 致     | 113 |
| 一棵树/温新阶           | 118 |
| 家里家外/简 默          | 122 |
| 一切比我想象的要快/杨永康     | 128 |
| 童年花园/李 汀          | 132 |

## 目尽青天

|                |     |
|----------------|-----|
| 灾难使我们成为老兵/黄亚洲  | 139 |
| 开花的成不了栋梁之材/刘醒龙 | 143 |
| 大地之恩/赵丽宏       | 146 |
| 多想再去看看你/陈奕纯    | 149 |
| 流动的乡愁/叶廷芳      | 153 |
| 聆听草原/艾 平       | 156 |
| 无家可归的故乡/陈启文    | 162 |

|             |     |
|-------------|-----|
| 守护南海珊瑚林/赵致真 | 170 |
| 秘 境/朱以撒     | 175 |
| 石头上的诏安/詹谷丰  | 179 |
| 地 气/王剑冰     | 184 |
| 谁知松的苦/傅 菲   | 188 |
| 空碗朝天/张金凤    | 192 |
| 他们在哪里/王国平   | 198 |
| 高高的蓑衣岭/秦 岭  | 203 |
| 雪峰之下/周晓枫    | 206 |
| 栗林山庄捡石记/王兆胜 | 209 |
| 再上海心山/辛 茜   | 214 |

## 况味人生

|                    |     |
|--------------------|-----|
| 和冼妮娜聊冼星海/陆春祥       | 223 |
| 那一条船，带我去远方/袁 敏     | 229 |
| 如好风来自天外/刘江滨        | 236 |
| 巨星陨落光永存            |     |
| ——悼念刘以鬯先生/阎纯德      | 240 |
| 没有如果的旅程/赖赛飞        | 245 |
| 宫 倾/唐 毅            | 252 |
| 一个人与一条公路/马治权       | 260 |
| 那个说话多，说话直的姨妈去了/赵 蘅 | 264 |
| 姨 妈/刘 琼            | 270 |
| 有一束光/苏沧桑           | 276 |
| 私闯陶仙岭/吉 光          | 280 |

## 日出江花

|               |     |
|---------------|-----|
| 桐花香里访攸州/王巨才   | 287 |
| 啊，金丝楠木/崔济哲    | 292 |
| 难忘潘安湖/刘兆林     | 298 |
| 河流的方向         |     |
| ——半篇建德游记/陆 梅  | 303 |
| 丝之端/柏 峰       | 307 |
| 在椰子坠落的过程中/蒋 蓝 | 311 |
| 探访“天下第一弄”/陈歆耕 | 315 |
| 以茶为媒/范晓波      | 319 |
| 秦地古镇/朱 鸿      | 322 |
| 秧 鸡/王 彬       | 325 |
| 此去巫山/任林举      | 330 |
| 一个思念春天的城市/孤 岛 | 334 |
| 历史深处的泾川/杨海蒂   | 337 |
| 梅之颂/华 静       | 342 |
| 梅城踏春/简 梅      | 347 |

月  
滿  
西  
樓



# 哲学与牛肉面

南 帆

—

两个教授整个下午专注地讨论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傍晚的时候，他们一起到附近的面馆吃一碗牛肉面。他们共同承认，牛肉面相当可口。然而，面条的粗细、牛肉片质地以及花椒数量的分析很快结束。离开面馆之后，两个教授接续上康德的话题，物自体、启蒙或者二律背反这些深奥的概念轻而易举地甩开了牛肉面的烹饪研究。可是，我想知道的是，康德的话题与牛肉面烹饪研究会不会在宇宙空间的某个交叉路口相遇？两种知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小径？

我所居住的城市，所有的马路和胡同都是相连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否则，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工厂、菜市场或者音乐厅、游泳馆回家。城市的某些局部可能存在一些死角，一条弯曲的胡同转来绕去，最终抵达一面光秃秃的墙壁。这些死角通常被视为糟糕的地段。只要有可能，没有人会在这种地方安家。

可是，我们的知识网络支离破碎，如同一个又一个孤岛。乒乓球的发球技术与基因图谱不会产生联系。女人面对镜子的化妆技术与天文的行星观测不会产生联系。硬笔书法与飞机发动机制造不会产生联系。只有少许知识品种占据了中心位置，例如，所有的人都想知道银行发布的金融理财知识。有时，一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的意外结合令人惊喜。据说纳米机器人可以清洗人体血管内部的污垢，纳米技术与医学的握手言欢打开了特殊的空间。另一些人居然将互联网、手机与自行车放在一起考虑，于是产生了共享单车。然而，大部分知识网络陷入互相割据的状态，物理实验室里的人丝毫不想关心史学正在讨论什么，法律专家与地

质学家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习惯了，各行各业又有什么必要像邻居一样相互打招呼呢？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的夜晚只有一堆篝火。人们白天分头干活，打猎，种地，放牧，织布，开荒，伐木；天黑下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回来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边，分享种种信息。这些信息共同编织成明天的蓝图。现在，这一堆篝火早就熄灭。所有的人都在风尘仆仆地赶路，夜以继日，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循着各自的方向越走越远，顽强而持续地探索黑暗的未知。遥远的未来，知识网络会不会再度井井有条地联成一体？一种知识衔接另一种知识，左右逢源，从不间断，物理学或者生物学止步的地方就是心理学、医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的开始。

没有人可以预计，这种图景什么时候出现。现在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不会有人还想回到最初的那一堆篝火旁边。

## 二

他老了。确认这个事实之后，他突然心情大好。

终于退休。现在，他注定只能领取到平庸的一生。没有名声，微不足道的成就，存折上的数目既不会使自己难堪，也不会让他人羡慕。斜倚在街头的某一个门框上，没有人会向他多看一眼。现在轻松了，可以自主地将生活的速度降下来。松弛的人生仿佛真正开始了。

这一辈子没有找到理想的太太，现在来不及纠正了；曾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可是早就清楚做不成一个伟人；偶尔幻想意外的运气，一夜醒来名满天下，现在明白再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他突然发现，这些尖锐的绝望渐渐显出了温厚的善意：算了，放弃吧，反正来不及了。

老了。接受了这个小小的概念颠簸之后，他宽慰地原谅了自己。不必时刻竖着神经，承担世界的重量。听不懂的时候，没有必要故作深沉地点头——傻一点儿又怎么样？血压偏高，每天吃一个药丸就好；觉得天气寒冷，那就穿上棉裤；个子矮也没有多少不对，为什么还要僵硬地挺直腰杆和脖子，如同电线杆似的移来移去？总之，不要固执地扛着什么，仿佛努力和自己过不去。“耳顺”之年到了，顺其自然。

他曾经在乒乓球上下过不少功夫，在一个球友圈子里小有名声。他所居住的这个中型城市，他的乒乓球名次估计是200名左右——前面积压了一百多个退役的乒乓球专业运动员。不少人认为，他的训练再刻苦

一些，名次还有可能上升。当然估计得出来，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名次将会往前挪 10 名。可是，从这个城市的第 200 名变为第 190 名，这又有多少意义？他的心里早就存有这种疑问，只不过现在终于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

### 三

年轻的女性觉得，忧郁的男人具有特殊的迷人气质。他们的眼神楚楚可怜，叹息是不出声的。忧郁的男人不信任周边的一切，时常神经质地多愁善感，没有理由地怀疑和恐惧，自杀的阴影将在某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刻漫过内心。用流行的词汇形容，他们胸腔里有一颗特别易于遭受伤害的“玻璃心”。忧郁的男人多半面容苍白，身材颇长，许多人少年时代曾经患有哮喘。肌肉发达的男子汉特别看不上这种人。世界是拳头、棍棒和枪支打出来的，这么一堆没用的家伙真叫人恶心。可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感觉不同。她们会不知不觉地产生将这种人搂在怀中的冲动。

另一些成熟的男人智慧开朗，博学多才。即使是不熟悉的领域，他们也能发表各种机智的观点。世界在他们的表述之中变得妙趣横生。他们早早显示了谢顶的迹象，额头格外宽阔。一个小圈子之中，这些男人时常充当老大哥的角色。年轻的女性愿意向他们倾诉各种困惑和不如意，包括失恋的痛苦。奇怪的是，她们几乎没有想过爱上亲密无间的老大哥。他们太聪明了，无法参加恋爱这种低级的游戏。他们不懂得拌嘴争吵，无理取闹，赌气，各种无聊的考验，还有挖空心思同时又徒劳无益的思念。他们仅仅是一个倾听和出主意的角色，演出的换幕间隙出场陪一陪主角而已。成熟和智慧将他们远远地隔离于真正的生活之外。

多年以后，所有的人都变老了。一个年轻的女性成了一个发胖的妇女，腿脚还算利索。她意外地发现，老大哥的配偶居然是一个庸俗的老太婆，瘦骨伶仃，言辞粗俗，斜着眼睛肆无忌惮地打量来访的客人。她突然觉得生活似乎有哪些不对劲。她将自己的故事回想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

### 四

我已经出版了多本著作，有时出现了想夸耀一下的念头。那一天我

突然想到，如果这个世界限定每个人一辈子只能出版一本著作，那么，我的著作估计还没有出版，而且，质量一定比现在的所有作品都好。

## 五

那个研究比较文学的教授说出了真相：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读完世界上的文学作品了。事实可能更严酷一些——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读完一个年度出版的所有文学作品。

很久以前，总是有些教授乐于夸耀自己的博学。他们的旁征博引几乎让人相信，这是一些无书不读的家伙。可是，这种神话现在破灭了。出版的速度太快了，几万种图书积压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无人问津。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库存数量，少读或者多读三五十种图书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某个比较文学教授试图绘就一幅世界文学地图。他不想被浩如烟海的文学书籍淹没，因而提出了一个工作方案：教授不再亲自阅读大量的原著，知悉作品的梗概就够了。他愿意从另一些研究者的转述之中获取作品信息，例如，他甚至列举出两位可以信赖的汉语文学教授。这种工作方案被堂皇地称之为“二手阅读”。

可以预料，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教授声名狼藉。尽管如此，我相信许多人悄悄地认可了这种工作方案。恢宏的视野没有必要纠缠各种琐碎的细节。若干小小的误差对于宏大的尺度不会构成影响。不知道你家楼房的位置和室内陈设，丝毫不妨碍这个城市的地图绘制。

## 六

博尔赫斯说过，如何分类意味着人们的观念如何进入世界。例如，狐狸和猫是同一个类别吗？狐狸与皇宫里的动物呢？他举出了一个逻辑混乱的分类方式，并且说这个例子来自某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

教授在课堂上论证，如何分类决定了结论的类别性质。对于这个教室里的人，试图研究哪一个类型的问题？男性与女性？戴眼镜的与不戴眼镜的？身高一米七以上的与一米七以下的？性情豪爽的与内向的？权力多的人与权力少的人？类别的混淆可能让思想不知所措。例如，如何

处理有机物与中古时期文学观念的关系？

许多人表示，未曾在博尔赫斯的著作之中读到这个观点，就像没有发现博尔赫斯所说的那一本中国的百科全书。福柯的《词与物》引用了这个观点，或许是这个光头哲学家任性的杜撰。教授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兴趣在于，这个观点包含的思想潜力。至于这几句话来自博尔赫斯还是福柯属于另一个类别的问题，由另一些有考据癖的教授负责解决。

## 七

一篇文章描述了贵族与资产阶级文化趣味的分歧与冲突，一段历史往事。

那一天见到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不由一愣：一个步态蹒跚的老者，清瘦，脸上很多老人斑，皂白色的棉布衬衫，说话的声音低沉，总之，似乎哪些地方不像。这当然是一个错觉，从来没有人规定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准肖像。

很久之后我突然明白，这是因为贵族形象的缺席。所谓的贵族仅仅剩下一个抽象而遥远的概念。只有纸面上的对手，资产阶级分子同时成为一个虚浮的影子，无法对准现实人物的焦距。

## 八

一个孩子正在公园的滑梯上玩耍。他兴高采烈地登上楼梯，嗤地滑了下来，循环往复。一个小时之后，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满头大汗。这个孩子肯定没有意识到，如此之长的时间，他始终在原地忙碌。

“对我说来，写作往往是穿透迷惘的一种形式。写作凝聚起思想，校准了方向，一管笔也就是握在手中的一柄利刃。这样的写作的确让人想到了一个正在突围的士兵。”这是《文学的维度》“后记”之中的几句话。我是《文学的维度》一书的作者，这本著作1998年出版。二十年过去了，出现了哪些值得铭记的思想收获？一个奇怪的感觉是，那个突围的士兵似乎跑出了很远，又似乎仍在原地。

## 郑康成行酒

李国文

“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是曹操写的《董卓歌谣》中的一句。这首诗在《三国志》中另题为《董逃歌词》。

曹操早年好交际，是个活跃分子。与桥玄、许劭、蔡邕、何颙、卢植、袁绍都有来往，但这张名单上并没有最享盛名的大儒郑康成，多少有点意外，按说，他应该是曹操慕名登门的第一个，比曹操迟钝得多的刘备，都曾在这位大儒帐下读过两年书，成其一生资本。所以，交际，并且广泛，是当时年青有志者的一种风尚。要想发达，要想成大业，与名流名士或济辈人物频繁造访，以致莫逆，乃是踏入上层社会的重要阶梯。加之汉代的察举制度，入仕和擢拔，高官或华族的推荐保举，能起到重磅的助推作用，因而滋长了年轻人经营奔走的积极性。

曹操，“世人未之奇也”时，是得到桥玄的赏识，“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而闻于世的。《世说新语》更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将他推荐给许劭，看来，桥老爷（可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个乔国老）对曹操甚是看重。“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意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

由于这个许劭是当时舆论人物的民间领袖，闻名中原。他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个主办一份名叫《月旦评》类似月刊性质的杂志，专门议论官吏的长短，评鹭名流的是非，以致起到舆论风向标的作用，煞是了得。但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杂志，因年代久远，湮没无闻，也无法查证了。不过可以肯定的，他未必是中国办杂志的第一人，可敢于褒贬同时代，也就是还在呼吸着的大人物，以此为办刊宗旨，他是第一人，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肯定不会错的。月旦，即每月的初一，定期问世，影响